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九十五

九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騰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

宋 李昉等 撰

皇玉部十五

光武皇帝

更始附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東觀漢紀曰光武皇帝漢高帝九世孫也出長沙定王  
發之後

素宏漢紀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中子買為舂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東觀漢紀曰皇考初為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占之長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凰來集濟陽故宮

皆畫鳳凰聖瑞明兆始於此上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受人在家重  
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非笑上事田業比之高  
祖兄仲升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公在蕭入小學  
後之長安受尚書經師事盧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  
世事朝政美惡必先聞知具為同舍解說南陽大人往  
來長安為之邸閒稽疑議嘗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  
見而竒之宛大姓李伯玉從弟軼數遣客求上上欲避

之先是伯玉同母兄公孫臣為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  
之上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甚誠無他  
意上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因始侯兄弟為上言天下  
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上  
殊不意獨內念李氏富厚父為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  
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  
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上深  
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舂陵

亦已聚會客矣上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為人持  
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還歸宅乃  
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逃自匿曰伯  
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曰以為獨伯  
升如此也素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  
王鳳王匡等因率舂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上騎  
牛與俱進殺新野尉後乃得馬進圍宛城王莽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

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二公兵到潁川嚴  
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上不敢取財物但合會  
諸兵為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為乃  
如此初莽遣二公欲盛威武以振山東至驅虎豹犀象奇  
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嘗  
有也上邀之於陽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上馳入昆陽  
諸將惶恐各欲散歸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  
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



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  
敢如此上乃笑且去唯王常是上計會侯騎還言大兵  
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  
請上上到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上及迫急上為畫  
成敗皆從所言二公兵已五六萬到遂還城作營圍之  
數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烟連雲金鼓  
之聲數十里或為地道或為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  
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泣二公自以為功在漏刻有流星

墜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散  
吏士皆厭伏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二公兵盛皆怖上  
歷說其意為陳天命請為前行諸部堅陳上將步騎千  
餘前去大軍四五里二公遣步騎數千合戰上奔之斬  
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奇怪也上復進二公兵却諸部乘之斬首數百  
千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  
而陽墜其書二公得書讀之恐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從

城西水上奔衝二公兵於是大奔遂北殺司徒王尋而  
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  
水潦澶川盛溢二公大衆遂亂奔赴水溺死者以數萬  
澧水為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澧水逃  
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公  
拔宛城六月上破二公於昆陽破宛後數日收伯升部  
將劉稷而伯升強爭之更始遂用譖愬復收伯升即日  
皆物故上在父城徵詣宛拜上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

侯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

宮府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

幘衣婦人衣諸于繡襦

諸于大披衣也如婦人之註衣襦音屈揚雄方言曰襦褌其矩

者自闕之而謂之襦據此是諸于上加繡襦如今半臂也

大為長安所笑知者或畏

其衣犇亡入邊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

老吏或垂涕曰復見漢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以上為

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上持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

百姓趙繆王子林立邯鄲卜者王郎為天子移檄購求

上十萬戶世祖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見公據地曰竇成帝遺體子輿也公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况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併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可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兵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公言可繫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更始遣使者持節立公為

蕭王諸將議上尊號上不許上發薊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升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固請乃命有司設壇于鄗之千秋亭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為建武十月帝入雒陽華南宮二年正月益吳漢鄧禹等

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弘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倪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水勝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旗幟尚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上遣遊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徼路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

奏言寵破在旦暮上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北汝歸可  
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為寵兵掩擊破浮軍遠至不能救  
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三年十月上幸春陵祠園廟大  
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為樂四年五月上幸靈奴為征  
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早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  
初耕作者少民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  
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苾菜菓實野蠶成繭被山  
民收其絮採獲穀果以為蓄積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



南畝亦益闢矣六年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  
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姑置此兩子於度外乃休諸將  
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輒問以數十百歲能  
吏次第下及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  
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  
自以蒙恩遠臣受顏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  
此之時賊檄日以一日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  
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

尚持兩心驚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自古世  
主未嘗有明主如此也材智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  
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  
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  
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  
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  
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耶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  
言聖人有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

上既上詣北軍待命前後相屬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  
幾急於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引經書取具文  
字而已奏詣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寃結者常以日出  
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以次聽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  
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  
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効浸以無限詔誥天  
下令薄葬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將軍竇融與  
五部太守步騎二萬迎上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西

城吳漢岑彭追守之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食糧糗糒腹脹死十一年十一月吳漢引兵擊公孫述入犍為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為我縛賊手足矣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拒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來攻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

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吳漢鼓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於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焰燒上聞之下詔讓吳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於放麇啜羹之事二者孰仁且失斬將弔民之義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苑囿池籞

御音

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性不喜聽音樂手

不持珠玉衣服大綯而不重綵征伐嘗乘輿羸馬公

孫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

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

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十九年上幸南陽

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

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發祥之地每來輒加

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上曰天下重寶大器常

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二十年  
六月上風眊黃痺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  
興受詔雲臺廣室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  
吏祿薄少乃自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吏各有差四月  
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壘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預  
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

子有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遭反復霸陵獨完非成法耶上自細書一劄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仄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今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承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上答曰我自樂此三十年



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  
有事於太山汗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  
耶三十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  
為中平三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遣  
使入貢二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有二  
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約省刺  
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  
號為皇帝羣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莫原

陵

東觀漢紀曰上破王郎還過鄱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  
食啖時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上食啖勞勉  
將士威嚴甚厲於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

又曰隗囂遣馬援奏詣京都上出在宣德殿南廡下引  
援入與相見上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曰因  
天下反覆而盜賊自名姓者不可勝數也陛下寥廓大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又曰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  
敵翕然龍舉雲興霖雨而濟天下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帝王世紀曰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  
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天地縱橫巨猾竊  
命劉氏舊澤雖在而瞻烏之望幾絕世祖以眇眇之祚  
起於白水之濱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于時懷

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  
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齟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  
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荆棘枯網維振而逆鱗  
掃羣才畢奏人思盡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  
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  
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  
同乎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物之上矣

會稽典錄曰上在長安中餘姚嚴遵俱共受學結好建

元元年徵遵拜為諫議大夫共上宿遵以足加帝腹其  
夜客星犯帝座太史以聞上曰昨與嚴子陵卧也

續漢書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仍牧正能修  
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禹內外之助至  
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  
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  
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  
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脩勲績

弘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大皆異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弘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實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觀顏識竒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更始

東觀漢紀曰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

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  
衆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  
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  
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清音育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為  
謁者將立聖公為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  
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  
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軍啟於聖公至於壇所奉通  
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為更始



元年上為太常偏將軍上破二公於昆陽城而更始收  
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上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  
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  
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  
此帝那為得之更始欲都洛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  
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洛陽關中咸相望天子更  
始遂西居東宮鼓鐘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  
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顧刮席與小常侍語

郎更怪之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在後庭與婦人耽飲諸將軍言事更始醉不能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故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忿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檐榆諸干為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為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

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厨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陛下當下拜城更始下拜復上馬乃去至高陵上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為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為長沙王更始嘗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于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于郊下因令縊殺之帝王世紀曰更始名玄字聖公即位凡三年

太平御覽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六

後漢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恭宗孝安皇帝 少帝北鄉侯

顯宗孝明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十二歲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嚴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為宜承先序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為皇后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平

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二月上初臨  
辟雍行射禮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甲子上幸長  
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  
縣吏勞賜作樂三年十月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  
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  
事畢步觀行部署不用輦車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  
五鼓起率常如此五年十月上幸鄴用常山三老言復  
元氏縣田租八年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

手書赦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十年閏月行幸南陽  
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於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  
樂奏庶鳴上自御塤麓和之以娛嘉賓至頓勞饗三老  
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  
斛錢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二月上耕籍田禮畢賜觀  
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  
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十五年二月東巡狩三月  
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



王說經幸東平王宮上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  
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內  
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是夜上夢見先帝太  
后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上令百官採甘露客悉  
會太常丞上言陵樹華有甘露上令百官採甘露受賜  
畢罷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勅易奩  
中脂澤粧具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  
世祖閱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漢家中興唯宣帝

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謙儉如此八月帝崩于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

祭於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  
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擬議稽合圖  
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  
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

又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  
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  
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慧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

曰太子所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華嶠後漢書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崧崧走入牀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

又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摠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滋植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已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淳諫諍懇懇以寬和為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漢紀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及吏皆不受章奏帝聞而恠之蠲其制

後漢書曰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之女為子求郎不許而賜

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後漢書論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肅宗孝章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章皇帝諱炆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為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永平十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即位

范曄後漢書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又詔以上林池籩田獵與貧人

四年詔曰蓋三代遵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  
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師承亦別名  
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顏氏春秋大  
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孔子曰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是下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  
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



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今白虎通也元

和二年正月詔書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芟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章和元年八月南巡狩幸梁遣使祠沛高原廟豐粉榆社二年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在位十二年時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葬敬陵廟曰肅宗

論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禮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朝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無茲四

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  
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袁山松後漢書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觀聽  
易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  
古之賢君矣

薛瑩漢紀贊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  
友于兄弟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  
賢之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

勝載考之圖籍有徵云爾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和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  
姓秘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

三輔法錄注曰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  
郡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  
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敞懼禮賢命士改  
脩德化

穆宗孝和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上自岐嶷至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由是深珎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永元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年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皆下獄死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第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

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稅十二年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方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帝王世紀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者  
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讌囿無槃樂遊畋之豫  
躬履玄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後漢書曰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幾每有灾異輒延問  
公卿極言得失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  
堠奔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汝南唐羗縣接南海  
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  
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勅令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續漢書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即昭帝斃  
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  
遠夷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  
抑而不宣云爾

范煜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  
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  
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方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  
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孝殤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輒夭故殤帝養於民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殤帝時生百餘日乃立以為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鄧氏為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廷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又曰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熬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恭宗孝安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安皇帝諱祐清和孝王第二子也少聰  
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  
神光赤蛇嘉應照曜於室內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第  
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  
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  
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於  
清河邸欲為儲副殤帝崩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拜為

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勤孜孜經學性樂恬澹委政  
太后永初元年十一月上始講尚書耽於典藝二年春  
正月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三月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  
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上食百官待漏起居車駢鹵  
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興  
偽詐不容令羣臣知上道崩欲偽道得病遣司徒等分  
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為存其夕發喪  
羣寮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范曄後漢書論曰孝安皇帝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  
至損徹膳服克念治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  
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咎  
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薛瑩漢書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  
幾佞邪始進閭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主聖勢傾朝廷  
遂樹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  
稷殆危

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以災異免司空尹勤凡以災寇故輒免三公多以卿為之或再三退而還復其故桓靈又甚自此始也

少帝北卿侯

續漢書曰安帝崩太子前已廢無餘子皇后與兄閻顯謀以北卿侯續為帝嗣三月立北卿侯皇太后臨朝十月辛亥北卿侯薨顯及江京等徵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為嗣中黃門孫程王康等十九人共討江京等迎立濟

陰王

皇德傳曰安帝崩北卿侯即尊位十月北卿侯薨以王禮葬未即帝位不成君故以王禮葬

太平御覽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二

宋 李昉 等撰

皇王部十七

後漢敬宗孝順皇帝 孝冲皇帝

孝質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廢帝弘農王

孝獻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順皇帝諱保孝安長子也母早薨追謚  
恭愍皇后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愍之性寬仁溫惠  
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為宜奉大  
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為皇太子受業尚書無資敏達初  
乳母王男厨監郟吉為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  
譖愬殺之太子數為嘆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構陷太  
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即尊



位王廢絀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食粥北鄉  
侯薨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  
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日守中黃門孫程  
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  
鍾下即皇帝位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  
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建康元年  
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  
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為節約葬憲

陵廟曰敬宗

續漢書曰帝為太子四歲嘗被疾阿母王聖第新治乳  
母王男厨監邴吉以為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  
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誣譖男吉皆物故太子思戀  
男等數為之歎息聖永懼有後害遂與京豐等共構陷  
太子坐廢為王

孝冲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冲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

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四月立為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為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熹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帝王世紀曰孝冲皇帝即位一年年三歲

### 孝質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質皇帝諱讚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伉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

師有聞於郡國孝冲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本初元年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莫

静陵

漢晉春秋曰帝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於天下每朝出輒目之曰此跋扈將軍冀聞而大懼遂陰行鴆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語未絕而崩

威宗孝桓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  
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音晏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  
殊於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太初元年四月徵詣雒  
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  
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於禁中迎帝即位時年  
十五改元建和元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為亂帝與  
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為五侯暴  
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臣少府李

膺等並為閹人所譖誣為黨人下獄死在位二十一年崩  
薛瑩漢記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  
暴封殖宦豎羣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  
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

後漢書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政移五倖刑淫三獄  
傾宮雖積皇躬靡續

孝靈皇帝

續漢書曰孝靈帝諱宏章帝玄孫河間孝王曾孫解濟

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母曰董姬萇薨上襲爵為侯永  
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先是數有皇子屢殤不立太后  
與父竇武定策禁中建寧元年正月徵到止夏門亭以  
王青蓋車迎入于殿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四年正月帝  
加元服光和元年初置鴻都門學生頗以經學相引後  
請能為尺牘辭賦及以玉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皆  
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侯  
賜爵四年於後宮與宮人為列肆販賣更相偷盜爭鬪

上著商賈服以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中  
平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  
錢各有差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殿發太原河  
東諸郡材木黃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材人名掌正史謹  
呼不中退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于官其貴戚所入  
者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發刺史二  
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官錢大郡至二千萬諸詔所徵皆  
令西園特署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天下



騷動起為盜賊矣是歲又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  
別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買田業起第觀  
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家曾無私錢  
故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又云張常  
侍是我翁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專朝日盛奢僭無  
度各起第宅擬于宮殿上嘗登永安侯臺黃門常侍惡  
其登高臺見居處樓殿乃使中大夫尚垣諫曰天子不  
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後遂不復登臺榭矣四年又

募買關內侯假金紫入錢五百萬六年四月帝崩於嘉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三十四葬文陵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帳胡牀胡飯胡筥篋笛胡儻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其後董卓多權胡兵擄掠夜發掘園陵帝又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賤轉相倣效至相謀奪驢價與馬齊

獻帝春秋曰初黃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

將軍身被介冑練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  
四道連於邊輪百姓或有識者以為妖徵竊言新錢有  
四道京城將壞而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言  
薛瑩漢紀贊曰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冲質  
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  
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祗天命上虧三光  
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  
卿士降於皂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推仆忠

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姦邪蜂起法防墮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吞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即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為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典略曰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義五十章光和五年帝幸太

學自就碑作賦

廢帝弘農王

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後漢書曰中平六年四月丙辰靈帝崩於南宮嘉德殿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太后臨朝八月中常侍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

官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偽司隸校尉樊陵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之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宮大赦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

英雄記曰董卓欲廢帝謂袁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袁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眾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令為之誰敢不

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遷之永安宮其夜崩廢皇帝史侯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皇帝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恐其以弘農王為主乃置王閣上圍之以棘召太醫傅責問之曰弘農王病因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即日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

素山松後漢書曰董卓使弘農郎中令李儒進鴆於弘

農王曰服此辟惡王曰此必是毒也弗肯強之於是王  
與唐姬及宮人共飲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  
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遊將棄爾兮適幽  
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王兮命夭  
推死生路畢兮從此乖悼我甞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坐  
者歔歔不自勝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復為吏  
民妻也行矣自愛從此長辭遂燹死

孝獻皇帝



續漢書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少子也母曰王美人何  
皇后妬而害之靈帝母求樂太后董氏收養焉故號董  
侯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太子辯即尊位年幼皇太后  
詔封上為渤海王七月徙封陳留王九月董卓廢天子  
立陳留王是日即皇帝位年九歲董卓秉政初平元年  
正月逼帝自雒陽遷都長安興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  
二年十月上自長安東遷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陽八月  
上自雒陽遷都於許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

即帝位封上為山陽公青龍二年三月薨以天子禮葬  
禪陵

獻帝春秋曰袁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  
尺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時昏夜  
螢火照道到盟津河上傳國六璽不及自隨百僚分散  
唯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比曉到河上  
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謂讓曰今不速死吾射殺  
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曰臣等死陛下自

愛遂投河而死貢扶輦還宮時董卓適至屯顯陽苑聞  
帝當至率兵迎帝於北邙帝見卓兵振不自勝羣公曰  
有詔却兵卓曰卿為大臣不能匡輔國朝至今幼主蒙  
塵播越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帝幸北宮改元號曰昭  
寧於閣上得傳國璽

又曰興平元年蝗蟲起民飢帝盡賣廐馬二百餘疋及  
御府雜繒二萬疋賜公卿已下及貧民車騎將軍李傕  
不聽盡收以置其邸李傕郭汜有隙傕使兄子副車中

郎將李進勒兵數千統宮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輜  
車三乘載帝及伏后幸催營又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  
移御府諸置繒綵珍寶上方在廐車馬乘輿器物盡置  
其邸放兵燒居府及居民被害者不可勝數五月或欲  
轉乘輿幸黃白城帝不肯司徒趙溫以帝當東歸而催  
等方亂以忠節責催催怒欲斬溫催從弟上軍校尉維  
故溫掾請諫乃止於是閔溫與帝同門設反關校尉以  
監察之十一月車駕東幸到黃卷亭庚午乘輿到弘農

張濟欲與董承楊奉交質而留乘輿承奉不肯奉帝東  
行到澗中濟郭汜放兵欲留車駕承奉力戰乘輿得過  
公卿婦女衣服悉見鈔奪不解帶便斫刺寒凍死者不  
可勝計天子得過路次曹陽乘輿到安邑十二月使侍  
中史跽直里切大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已  
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令諸安邑元年  
七月乘輿到洛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舍宮室燒盡百  
官被荆棘依墻壁墟間侍郎以下皆出莫采四方州郡

各擁強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遷都許庚申車駕出洛  
輟轅而東揚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曹操設伏兵  
要於陽城山夾中大敗之九月車駕到許幸曹操營設  
有司營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至是宗廟社稷  
制度始立

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  
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  
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

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  
舊儀三公輔兵入廟令虎賁執刀挾之操顧左右汗流  
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素山松後漢書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  
萍流蓬轉嶮岨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  
愛弱而仁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  
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  
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

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  
之言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信矣  
范曄後漢書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  
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斯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  
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太平御覽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九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八

魏太祖武皇帝 文皇帝

魏太祖武皇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漢相

國參之後

曹騰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市小字阿瞞

祖騰漢桓帝時為中常侍

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甯其生出

本末

曹滿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

嵩生太

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竒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顯異焉玄謂太祖曰天

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

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都尉遷潁丘令徵拜議

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

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九禁斷淫祀姦雄逃竄郡界整肅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兗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濟北相鮑相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董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聞山東兵起恃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

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出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兗州劉岱欲擊之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為賊所殺信乃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追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

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於曹陽渡河幸安邑太祖軍

臨武迎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

獻記曰又顧司隸校尉

洛陽

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車駕出輜輶而東以太祖為  
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離亂至是宗廟社  
稷制度始立時以袁紹為太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  
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

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  
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  
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  
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  
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何以策賊必  
破公曰虜追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以是知勝矣素  
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為不可  
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

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  
糧食雖豐適所足以為吾奉也張繡率眾降公軍官渡  
玄德殺徐州刺史曹甯舉兵屯沛五年公自征之諸將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之東若何公曰玄德人  
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  
動也遂破玄德玄德奔紹紹遣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  
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公於是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  
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從之遂擊破斬良紹騎將文醜

與玄德將五六千騎前後至公縱奇兵擊大破之斬文  
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悉擒紹軍大震八月紹連營稍  
前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  
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盾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  
書議欲還許或以為紹悉衆泛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  
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  
公與紹相距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  
謂運者曰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一月紹



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逆之宿紹軍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用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稍近請分兵距之公怒曰賊至背後乃言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破瓊等吾攻收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

曹洪邵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泛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死少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走遁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袁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公進軍

攻鄴尚懼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衆大潰尚走  
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鄴定公臨祀紹墓哭  
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之雜繒絮廩食之  
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  
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復攻之尚奔固安  
遂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  
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公入平原略定諸縣攻譚破  
之斬誅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

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三郡烏丸承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初袁紹皆立其首豪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滹沱以引水名平虜渠引軍出盧龍塞外道絕不通乃漸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厯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東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

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各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關中諸將疑公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揚秋李堪

成宜等反公廼征之與超夾關為軍乃與尅日會戰先  
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  
等超走涼州揚秋奔安定關中平天子命公贊拜不名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使御史大夫郝慮持  
節策命公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為  
貴人又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鐘簾又命公承制封拜諸  
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  
侯凡六等以賞軍又功進公爵為王設天子旌旗出入

稱警蹕王崩於洛陽時年六十謚曰武王葬高陵

又曰漢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商旭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破素紹之歲凡五十年天下莫敵矣

魏書曰漢末太祖拒董卓命歸鄉里遇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八人備賓主之禮太祖自以芻卓聞其食噐聲以為圖已夜殺八人而去既而歎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人

又曰太祖自御海內艾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  
吳之法而因事設竒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  
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為節度從  
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  
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難  
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郃徐晃于亡虜  
之中皆佐命立功列于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  
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



手不捨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  
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  
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  
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靡後宮  
不衣錦繡侍御履不二綵帷帳屏風壞則補衲茵褥取  
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靡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  
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  
下共之常人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

過之故預自為制終云衣服四篋而已

帝王世紀曰黃初元年追尊號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曹瞞傳曰操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  
之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怪  
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面  
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  
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  
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及為洛陽比部校尉

麻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條十餘枚有犯禁者  
不問豪強皆棒殺死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  
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  
不能傷於是共稱薦操故遷為頓丘令操為人輕易無  
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恒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  
小盤囊以盛一切細物時或冠袷帽以見賓客每與人  
談論戲弄言辭盡無所隱及悅大笑至以頭投杯案中  
飲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計畫

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惡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不騎扶麥以相過時操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刀割髮以置地

世說曰魏武將見匈奴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當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令間謂曰魏王何如匈奴

奴使答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追殺此使

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寶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馬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陀甘陵甘始陽城郝儉無不畢至又習噉野葛至一尺亦能少少飲鴆

酒

世說曰魏武帝嘗過曹娥碑不解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黃絹幼婦外孫壘白魏武謂脩曰卿解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壘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武帝亦記之與脩言同帝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

顏日角顯帝王之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  
以力爭昔漢室鼎分羣雄並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  
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  
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  
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觀沉溺而不援  
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黃星  
之應久章五十啓基真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文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十月升壇即祚改延康為黃初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都郡為郢州權破蜀主於夷陵初帝聞蜀兵東下與權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孫權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七年春將幸許



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還洛陽宮五月帝崩於嘉福殿時年四十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覽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州舉茂才不行

又曰文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素所善者大理王郎書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坯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

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典論曰初平之元董卓弑帝鳩后盪覆王室時余年五  
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教余乘馬八  
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建  
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  
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  
隨時而用生乎中平之世長於戎伍之間是以少好弓  
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夕體倦心每

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獬豸獻良弓燕岱獻名馬時  
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  
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獲麋鹿九雉兔二十後軍南  
征次內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  
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  
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經的  
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  
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

酒張京在坐顧或俱拊手曰善余又好擊劍閱師多矣  
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  
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上有馬金鄉侯  
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書  
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  
思惠長則善於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  
是以少誦論詩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  
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

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太平御覽卷九十三